



SCHNITZLER

施尼茨勒
中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高中甫 译

噩梦醒来，终从“快乐”回归“现实”



中国美术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施尼茨勒__著

高中甫__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 (奥) 施尼茨勒著 ; 高中甫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7.7
(中画译典)
ISBN 978-7-5146-1518-0

I. ①施… II. ①施…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6220号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施尼茨勒 著 高中甫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吕 微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发行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46-1518-0

定 价: 33.00元

译者序

奥地利文学是德语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德国文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但在有别于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特点和走向，自中世纪以来，在每一个文学时期都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出色作家。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代，奥地利文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在德语文学、在欧洲文学，乃至在世界文坛都享有盛誉的作家、诗人、剧作家。他们是奥地利文学现代化的开拓者，无论是审美情趣、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都开创了文学上的一股新风；他们扬弃了上一辈的文学传统，使自己融入了欧洲现代文艺思潮之中。

在这一批奥地利现代派文学的精英中，阿图尔·施尼茨勒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的一些代表性的戏剧和小说充分体现了现代派文学之新，在题材的撷取上，在叙事的技巧上，在表现方式上，在艺术构思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享有奥地利现代之父的盛誉。

施尼茨勒1862年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之家，父亲是一名孚有众望的医生；他在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医科大学学医，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医院做助理医生，后随精神病学教授台迈纳特做助手，

开始对精神病学产生兴趣。1880年，还在大学时，时年18岁的他就在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19世纪80年代末，他在父亲开办的医院里做助理医生，他的专业是喉科；那时他任父亲主办的《国际临床动态》杂志的编辑，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催眠术和意识感应治疗的医学论文。在此同时他仍不忘情于文学创作，完成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戏剧，本集中所选择的《另一个男人》即发表于1889年。

已过而立之年的施尼茨勒，1893年在父亲逝世后自己开办了一家诊所，虽然他对行医感到厌倦——他对精神病学的兴趣不减——但戏剧、文学创作是他的追求。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艺术家的天性。一直在医学和文学之间徘徊不定的施尼茨勒，在1890年做出了最终的抉择，确定了他的人生走向：戏剧和文学创作。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的兴趣远浓于对人的躯体的诊断和治疗。在此之前，他发表了多部戏剧、小说和诗歌，已在文坛上博得了名声；在此之后他结识了胡果·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毕尔·霍夫曼（1866—1945）、海尔曼·巴尔（1863—1934）等人，这一批同时代人经常在咖啡馆聚会，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这即是领一代风骚的“青年维也纳”。以作家更以文艺理论家著称的巴尔，他的一些代表性文论为“青年维也纳”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提出了维也纳现代文学的诉求。他在《对现代派批评的研究》一文中写道：“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说什么。他们没有形式。他们没有纲领。他们没有美学。他们只是一直在重复说，他们要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就是对时下流行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克服，是文学创新之路的探索。世纪交替时期，哲学家马赫

提出的感觉复合论，认为人的感觉是心理、生理和感情的诸多成分的混合，人是一个相对的复合体，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建立，提出了心理动力、深度心理、自由联想等观点；还有作为一种新的旨在探索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社会学的出现，无不成为维也纳现代派作家，开拓了视野，加深了思想的深度，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增强了他们探索 and 创新的欲望。

施尼茨勒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潮和文学氛围中进入他创作的活跃期，在戏剧和小说创作的创新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戏剧《阿纳托尔》（1893）和《轮舞》（1896—1897）可称之为场景系列剧（Scenenreihe），是一种既独立也相互联系的独幕剧系列。这是世界戏剧史上的一种创新，它不仅形式新颖，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奥匈帝国晚期弥漫整个社会的颓废和世纪末的情绪。在小说创作上，他是德语文学中第一个使用“内心独白”，即意识流技巧的作家。

施尼茨勒一生共写了60余篇小说，其中包括一部长篇《通向旷野之路》。在本集里我选择了他著名的四个中篇，以及两个早期创作的短篇。它们虽不能代表他的整体，但我们从中可以一窥作者小说创作之全豹。

《梦的故事》是作者晚年的一部力作，掩卷之后读者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句诗。一对青年夫妇，丈夫经历了一场不忠于妻子的梦幻般的情爱的险遇，而妻子阿尔伯丁娜做了一个背叛丈夫的绮梦。梦邪？真邪？噩梦醒来，俩人都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回归到“现实原则”，生活又重新步入正轨。《古斯

特少尉》和《埃尔瑟小姐》，也包括《死者无语》，都是以“内心独白”的技巧写成的。《古斯特少尉》写的是一个自认为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受了伤害的军官，细腻地描绘了他从深夜到清晨几个小时不断变化着的心理状态和意识的流动。围绕着用自杀来挽救荣誉的念头，他像一个梦游者在马路上徜徉，像一个梦呓者在“自由联想”，最终他得知那个侮辱他的人中风死去，他得到了解脱，他可以活下去了。《埃尔瑟小姐》是作者晚期的名作，被拍成电影，被改编成戏剧。少女埃尔瑟随富有的姨妈旅游，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急信，要求急筹三万古尔盾，否则父亲会因还赌债侵吞被监护人财产而面临入狱的危险。母亲要她向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同一游览胜地的古董商道斯戴借钱，可他却要以她裸露全身供他欣赏为代价。她陷入恐惧和焦虑之中，可就在这时她又接到母亲的电报：数目不是三万而是五万。她的精神崩溃了，在神志错乱之中，外披大衣，内里一丝不挂，在大庭广众下，裸露全身，随即晕厥过去，苏醒后服药自尽。《死者无语》写了一个有夫之妇与情人幽会的故事。傍晚俩人乘马车前往郊区僻静地，途中出了车祸，情人死去。这偶发的事件令她精神失衡。在马车夫去邻近村镇求助时，她为避免丑闻惹身，潜行返家；噩梦般的经历令她魂不守舍，她不断苛责自己，更不断为自己解脱。她为自己找到了理由，意识中一直挥之不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这便是这四个中篇的故事梗概。

《梦的故事》径直描写了女主人公的梦，在其他三个中篇里，主人公也无一不处在白日梦的状态。他们的行为像是梦游，他们的内心独白像似梦呓。梦是什么？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梦是入睡后脑中出现的表象活动，是最为自由的胡思乱想；对精神分析家而言，

梦是下意识的本能的一种无意识的表白；而对作家来说，梦是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弗洛伊德称“梦是希望的一种满足”，英国著名的作家和医生哈·艾利斯说得更为精确，他称“梦使人摆脱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看到自我情感生活的原形”。阿尔伯丁娜、埃尔瑟小姐、古斯特少尉，还有《死者无语》的爱玛，无论是做真梦还是白日梦，都是他们愿望的一种外化，都是他们潜意识中欲望的一种宣泄。这里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

霍夫曼斯塔尔在读了《古斯特少尉》后，在写给作者的信中赞誉道：“……《古斯特少尉》叙述得那么好……这在德意志文学中确实是一种您创造的特有的种类。”（1929年6月3日）施尼茨勒第一次把“内心独白”，即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引入德语文学，他虽稍晚于1887年法国作家杜·维尔丹，却早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运用这种文学表现手法。这种“内心独白”为作者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细致地展示人物在特定精神状态下，即在精神失衡或者在崩溃的状态下的内心世界和意识的活动。在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和挫折时，那些潜伏的被压抑的深层意识在外界诱发下便失去了控制，以各种形式释放出来，产生了自由联想。有如白日梦一样，它有自己的时空观，即如弗洛伊德称之为的心理时间，我们也可以补充上一个“心理空间”。在《古斯特少尉》和《埃尔瑟小姐》中读者可以明显觉察到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中的时间倒错、无序，空间的混乱、跳跃。也正是由于主人公处于精神失常状态，就必然经常耽入幻想而出现幻觉，古斯特少尉做出不得不自杀的决定后自由联想中出现的种种幻境，埃尔瑟在接到母亲第二封急信后，精神崩溃中出现的

种种幻象，它们虽然虚幻，却是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他们用幻想表达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施尼茨勒通过内心独白的技巧令人赞叹地、精确地描绘了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动，这使弗洛伊德由衷地叹服，他在致作者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每当我专心致志于您那美妙的作品时，我总是相信在那诗意的表象后面找到了同样的假设，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结果，熟悉得如我自己的一样。”他把施尼茨勒称为自己的“双影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科学上所探索的也正是施尼茨勒用文学手段所描绘的，同是人的幽暗的精神世界。

施尼茨勒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多次被授予各种文学奖项，任国际笔会奥地利分会主席，六十岁生日时，德语国家有26家大剧院同时上演他的剧作。还要着重提及的是，已确定授予他和另一位奥地利作家阿尔敦伯格19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届文学奖的评选被迫中断。

施尼茨勒这个名字对我们中国读者也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作者还在世时，他的个别作品就被译介进来，如《阿纳托尔》《循环舞》（即《轮舞》）等。到40年代末，他的一些代表性的戏剧和小说相继被译成中文，且译者多系中国文坛的名家，如茅盾、田汉、刘大杰、郭绍虞、施蛰存等人，其中施蛰存着力较多，且其本人的文学创作也受其影响。施尼茨勒的作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在苏俄拥有大量读者，出版了他的全集，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被冠上一顶资本主义颓废派的帽子，遭到封杀；其影响在50至70年代的中国不言而喻。直到80年代，施尼茨勒的作品在中国

又陆续翻译出版。

这序言写得稍长了些，我在翻阅相关资料时，还发现了托马斯·曼1912年在《水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谈及施尼茨勒的文章，他写道：“他的男子汉世界和对人的认识，他的问题（Probleme）具有的魅力，他的风格的优美纯净和温文尔雅，他的高尚和坚定的鉴赏文化——这使他毕生都在谬误和失败面前得到保护，他的细腻和坚强的悟性，生动的穿插（Episodic），他的戏剧中展现出小说般的情景交融，他的小说艺术的精心和引人入胜的形式，且和蔼可亲毫不专擅强加于人，抗拒所有敌视人类的僵化，至佳，源出自他所形成这一切的那种人品的魔力……”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我将它译出附在这里，也以此来结束这篇序言。

高中甫

2014年4月

目录

- 001/ 译者序
- 001/ 梦的故事
- 083/ 古斯特少尉
- 119/ 埃尔瑟小姐
- 189/ 死者无语
- 209/ 鳏夫
- 221/ 另一个男人
- 229/ 附录
- 241/ 轮舞

梦的故事

1

“二十四个褐色的奴隶在划一只华丽的帆桨大型战船，朝向卡里夫的王宫驶去。阿米基亚德王子身披紫色罩袍，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甲板上。夜空深蓝，群星密布，王子的目光……”

小姑娘直到现在都在大声地朗读，可几乎是突然间闭上了双眼。双亲相互望了一眼，泛起微笑，弗里多林朝她俯下身子，吻了吻她金色的头发，合上了书，放到还没有整理过的桌子上。孩子像做错了事被当场捉住似的，望了望他。

“九点了，”父亲说，“该去睡觉了。”这时阿尔伯丁娜也朝孩子俯下身来，双亲的手在孩子的圆润可爱的额头上碰到一起，他们都微微一笑，这微笑不再是仅对孩子的，他俩的目光相遇。女仆走了进来，提醒孩子向双亲道声晚安；她服从地起身，把小嘴唇送给父亲和母亲去吻，随后安静地被女仆带出了房间。但弗里多林和阿尔伯丁娜要单独地在吊灯的红色光亮中留下来，他们要把晚饭前突然开始谈起的话题继续下去：参加昨晚的那次化装舞会上的经历。

这是今年他们的第一次节日化装舞会，恰恰还是在狂欢节结

束之前他们决定参加的一场舞会。弗里多林刚一踏入大厅，他像是一个苦等方至的朋友，立即就被两个脸上戴红色面具的人拉了过去。他对这两个人一无所知，可她们对他大学期间和从医时代的各式各样惹眼的事情知根知底。她们热情友好地把他邀入一个包厢，随后做下了许诺，很快就会返回来，而且除掉面具。她们离开包厢，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返回，他变得不耐烦起来，于是前往大厅，希望能重新遇到那两个可疑的人。他费力地四下巡视，但却没有看到她们；代替她们的却是另外的一个女人意外地挽住了他的胳膊：他的妻子，她刚好离开了一个陌生的人，此人忧郁感伤故作高雅，说话明显有波兰人的重音，倒是令人颇有好感，可一开始他就突然地脱口说了句令人意想不到的混账话，使她受到伤害，甚至是吓坏了她。现在丈夫和妻子坐在一起，十分高兴都摆脱了一场令人失望的庸俗不堪的假面游戏。不久，他俩就像一对恋人一样，置身其他相爱的情侣中间，在冷餐自助间吃牡蛎，喝香槟，相谈甚欢，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结识似的，进入一场大献殷勤、欲拒还迎、诱惑引逗、允诺顺从的喜剧。随后他们乘车穿过白色的冬日夜晚快速回到家里，拥抱在一起，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没有体验过如此炽烈的爱的愉悦了。一个灰色的清晨过早地唤醒了他们，丈夫的工作要求他很早就要出现在病床前面，家事和母亲的义务让阿尔伯特娜几乎得不到较长时间的休息。时间在日常的义务和工作中变得刻板平淡，且都预定下来。刚过去的一夜，开始和结束一样，变得苍白；现在，两项当日的工作已经完成，孩子已经睡觉，没有任何一种干扰来影响他们了。这时，化装舞会上那些影子般的形象，多愁善感的陌生人和戴红色面具的两个人又都升起，变得栩栩如生；那

些微不足道的经历一下子被转瞬即逝的虚幻之光魔法般和令人痛苦地环来绕去。善意的和确是意在言外的问题，狡黠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不断地翻来覆去。两人没有一个愿意离之而去，两者之中没有一人退让，都指出错在对方，他们都感到这是在进行一种温和的复仇。他们夸大了他们在化装舞会上邂逅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吸引力，他们嘲笑彼此让对方觉察到的忌妒，拒绝自己有忌妒之心。可从这场有关昨夜毫无价值可言的艳遇交谈中，虽是轻松的，他们却进入一场严肃的谈话，涉及那种隐藏起来，几乎预料不到的愿望，它可以搅浑最清澈和最纯洁的灵魂，能卷起一种危险的旋涡。他们谈及私密的领域，几乎感觉不到对这个领域有什么渴望，这种难以把握的命运之风能把他们带往何处，或许只是在梦里。他们完全是性情中人，属于情感和官能性类型的。他们知道，昨天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触及的一丝冒险、自由和危险的气息。恐惧，自我折磨，一种不体面的好奇，他们试图诱使一个人向另一个坦白，畏葸的更密切的相互靠近，每一个人都在探究某一件事，去思考某一次经历，它是那样无足轻重，它是如此微不足道，闭口不说就是一种表达，对某一件事的真正的忏悔，或许就能把他们从一种紧张和猜疑中解救出来。它已经开始变得不能忍受了。阿尔伯丁娜，尽管她是两人之中更没有耐心的，是诚实的或是善良的，她首先找到一种公开宣告的勇气；她的声音显得有些游移，她问弗里多林，他是否记起那个年轻人，他在上一个夏天的一个晚上坐在丹麦的海滨与两个军官坐在邻桌就餐，就在晚餐期间他收到一封电报，随即匆忙地告别他的朋友离席而去。

弗里多林点了点头。“这个人怎么啦？”他问道。

“我在清晨就见过他，”阿尔伯丁娜回答说，“当时他正好带着他的黄色提包匆忙地上楼。他匆匆地扫了我一眼，但刚登上比我高一两个台阶时，他就停了下来，朝我转过身来，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没有微笑，我更觉得他的面孔阴沉，我的情况大概相似，因为我从没有这样激动过。我一整天梦幻般地躺在海滨。如果他喊我的话——我认为我会做的——我不能反抗。我相信我已经准备一切了。你，孩子，我的未来，都献出去，我相信就像做出决定一样，并且同时——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对我比什么都更珍贵。恰恰在这个下午，你一定还能记起来，碰巧的是，我们是那样亲昵地无所不谈。也谈到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也谈到了孩子，好长时间以来都不再这样了。日落时我们坐在露台上，你和我，这时他在下边的海滨经过，没有朝上看，我很高兴看到他了。我摸着你的额头，吻着你的头发，在我对你的爱中，同时有许多痛苦的怜悯。晚间我很美，你本人当时就对我这样说的，我腰带上挂了一朵白色的玫瑰花。这个陌生人与他的朋友坐在我们的近旁，这也不是一种偶然。他没有望向我，但是我却起了玩把游戏的念头，于是站了起来，走到他的桌旁，问他：‘我在这儿，我在等待着，我的情人——带我走。’在这一瞬间有人给他带来一封电报，他在读，面色煞白，向身旁两位军官中年轻的那位耳语了几句话，面带一种谜一样的目光睽了我一眼，离开了大厅。”

“然后呢？”当她沉默时，弗里多林问了一句，声音干巴巴的。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只知道，翌日清晨我醒来时，怀有某种恐惧不安——尽管此前，他已经动身了，或者此前，他还在这

儿——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可到中午他也没有出现时，我呼出了一口气。不要再问了，弗里多林，我已告诉你了全部真相——并且你在那海滨也经历了点什么——我知道的。”

弗里多林站起身，在房间踱步少许，随后他说：“你说得对。”他站到窗前，脸在暗中。“早晨，”他开始说，声音显得模糊不清，并带有某些敌意，“有些时候，我在你起床之前很早就外出了，通常都是沿着海岸散步，经过那个地方；虽说是很早，太阳在海面上却已很亮很强了。那儿的外围海滨有一些小型的别墅，你是知道的，它们自成一个小世界，有些带有围起来的小花园，有些也只是掩映在森林里，那些洗浴小屋，借助一条公路和一段海滨与别墅分离开来。在那么早的时间里我没有遇到什么人，从来没有看到浴客。可这天清晨，我却突然看到一个女人，她先还是隐约不清，站在沙滩中架起的一间洗浴小屋的露台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手臂伸开身贴紧木墙，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这是一个非常年轻，也许只有十五岁的姑娘，一头松散开来的金发垂落双肩，在一侧覆盖住柔软的胸部。姑娘看着前方，俯视水面，慢慢地沿着墙壁继续滑动，目光垂向另一个角落，突然间她径直地与我面对面。她用双臂紧抓向身后，好像要与它们贴得更紧似的。她抬起目光突然间看见了我。她全身颤抖了一下，仿佛要坠落下来或者逃避一样。可由于踏板狭窄，她只是非常缓慢地继续移动，她决定停下来——她站在那儿，先是面现一种惊恐，随即是一种愤怒，最后是一种尴尬的表情。但突然间她微笑起来，笑得令人感到奇怪；这是一种致意，是的，是从她目光中传达出的一种问候——同时是一种轻微的嘲弄，面带这样的嘲弄，她完全是匆匆地用她的双脚掠过把

我与她分离开来的水面。随后她高高地伸直了年轻窈窕的身躯，为她的美貌感到快乐。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她感觉到我目光中的惊艳，激起骄傲和甜蜜的感觉。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在那里，或许有十分钟之久，都嘴唇半开，双眼闪光。我不由自主地向她伸开了我的双臂，在她的目光里是献身和喜悦。但她骤然间剧烈地摇动头部，松开扶在墙上的一只手，命令式地表示，我该离开；当我表示并不想立即服从时，于她那儿童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请求，一种乞求，这使我除了转身离开没有其他选择。于是我便尽可能快地重新走我的路。我一次也没有去寻找她，不是因为顾虑、服从、骑士风度，而是因为，我在她最后的眼光中察觉到了这样一种超越所有经历过的感动，这使我陷入一种近于软瘫无力的状态。”他沉默下来。

阿尔伯丁娜目光前视，语调平淡，她问道：“事后你还经常去走这一条路吗？”

“我刚才给你讲的，”弗里多林回答道，“就是我们逗留丹麦的最后一天偶然发生的。我也不知道，在另外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你也不要再问了，阿尔伯丁娜。”

他还一直站在窗前，一动不动。阿尔伯丁娜抬起身来，走近他，她的眼睛湿润而昏暗，额头有些轻微的紧皱。“这类事情我们今后要立即告知对方。”她说。

他默默地颌首。

“答应我。”

他把她拉到身旁。“难道你不知道吗？”他问，但他的声音仍然生硬。